

PUNINGZHONGDUANPIAN  
XIAOSHIFOXUAN

〔俄〕伊·阿·蒲宁

赵 洵 译

中短篇小说选

# 古文 园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

中短篇小说选

# 故 园

〔俄〕伊·阿·蒲宁

赵 洵 译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 · 成都

责任编辑：陈建华

封面设计：戴卫

扉页设计：卢世恂

**故 园（中短篇小说选）** [俄]伊·阿·蒲宁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

（成都盐道街三号）
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

自贡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8.25插页 5 字数183千

1981年12月第一版

1983年6月第二次印刷

印数：23,301—46,900册

书号：10118·493

定价：0.79 元



伊 · 阿 · 蒲 宁 像

# 新年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新 年.....         | 1   |
| 一个小小的爱情故事.....   | 9   |
| 秋天的时候.....       | 21  |
| 档 案.....         | 28  |
| 一束令人头晕目眩的阳光..... | 41  |
| 通宵晚霞.....        | 51  |
| 遍地黄金.....        | 59  |
| 昏暗的林荫幽径.....     | 68  |
| 露 霞.....         | 75  |
| 在巴黎.....         | 88  |
| 故 园.....         | 103 |
| 米嘉之恋.....        | 181 |
| 译后记.....         | 257 |

# 新年

“喂，听着，”妻子说：“我害怕！”

这是一个冬天的月夜，我们从南方返回彼得堡的路上，夜宿唐波夫省老家的庄园。我们就在故居那幢大房子的儿童室里就寝，这是唯一暖和的房间。我睁开眼睛，在昏暗中借助一片象蒙上轻纱似的淡蓝的微光，看见了地板上铺的粗毛地毯和那座陈旧的炕炉<sup>①</sup>。透过方形的窗子，可以看见明亮的、白雪皑皑的院落，草屋顶铺着一层积雪，屋顶上乱蓬蓬的茅草象一根根猪鬃似地映在窗户上。这里万籁无声，这是冬夜的田野里才会有那种沉寂。

“你睡着了吗？”妻子不满意地说，“我刚才在车上打了个盹儿，现在睡不着了……”

她撑起身子半躺在对面那张古老宽大的床上。当我走近时，她愉快地低声说道：“啊，我把你叫醒了，你不生我的气吗？真的，我有点害怕，又觉得很

① 俄罗斯乡村的一种炉子，可以做饭，也可在后面砌成榻形的地方睡觉，很象我国北方农村的火炕。这里的炕炉是指外屋烧火，内室的炕可以睡觉的那种。

愉快。我在想只有我们俩在一起多好，可是又有些怕，象个孩子那样……”

她抬起头，凝神听着。

“你听，多么静啊？！”她的声音如同耳语。

我想象着我在眺望白雪覆盖的田野——周围是俄罗斯冬夜死一般的寂静。这时，新年神秘地来临了……我已很久没有在乡村夜宿，也很久很久没有这样心平气和地和妻子谈话了！我怀着眷恋之情——这种情感使我的心得以平静——吻了她的眼睛和头发，这在我是很少有的。她狂热地回吻我，如同一个热恋的少女。她又把我的手贴在她发热的面颊上。

“多好啊！”她叹着气，深信不疑地说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“是的，不管怎么说，你毕竟是我唯一亲近的人！你不觉得我爱你吗？”

我握了握她的手。

“这是怎么发生的呢？”她问道，一面闭上了眼睛。“当我嫁给你的时候，我并不爱你，我们俩的日子过得很糟糕，你总是说因为我的缘故，你过着庸俗不堪，非常痛苦的生活……虽然如此，我们却越来越感到我们彼此都需要对方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样的心情又是转瞬即逝的呢！？……科斯加<sup>①</sup>，祝你新年快乐！”她一面说，一面竭力想笑一笑，这时几滴温暖的泪水滴在我的手上。

她把头枕在枕头上哭了，大概泪水可以使她心情舒畅一些，因为她不时抬起头，泪流满面地微笑着，而且还吻着我的手，竭力想使这种柔情能维持得长一点。我抚摸着她的头发，想使她明白我理解她，而且珍惜她的眼泪。我回忆起去年的新

<sup>①</sup> 即康斯坦丁的爱称。

年，那是在彼得堡，在我同事的小圈子里度过的。我努力回忆前年的新年，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有一个想法总是困扰着我：这些年来的千篇一律、繁乱嘈杂、碌碌无为的案牍生涯，使我的智力和精神日渐衰退。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，到乡村或南方，找一个栖身之处，和妻子儿女在葡萄园中干活，夏天在海里捕鱼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这种希望也日渐化为泡影……我想起整整一年以前，妻子装出殷勤好客的样子，对那些我们称之为朋友的、和我们一起迎接新年的每个人都亲切款待，温柔和蔼；她对几个年轻的客人满面堆笑，举杯祝酒，说了一些谜语般的多愁善感的话。当时，在彼得堡那套拥挤的小单元房里，她对我来说是多么陌生、格格不入，多么使我烦恼……

“啊，算了，别这样，欧丽雅！”我说。

“给我手帕，”她轻声回答，象孩子一样不时地叹着气，“我不再哭了”。一束透明的银色月光投在炕炉上，这束光在昏暗的房间里显得奇异、明亮而苍白。我吸着烟，烟雾在这片昏暗中慢慢飘动着。地板上的粗毛地毯、月光下温暖的炉灶，一切都让人感到这是在故土家园，一切都发散着舒适的、偏僻乡村的气息……

“到这里来弯了一趟，你高兴吗？”我问。

“非常高兴，科斯加。非常非常高兴！”妻子答道，时而流露出一片天真之情。“你睡着的时候，我就这样想过”，她微笑着说：“我认为人们都应该举行两次婚礼。真的，当你意识到你在和一个与你一起饱尝人生忧患、生死与共的人走向圣坛<sup>①</sup>，结为伴侣，那是多么幸福啊！我们一定要在自己的家园

<sup>①</sup> 站在教堂的圣坛之前，向上帝宣誓，结为终身伴侣，是教堂举行的婚礼仪式。

里生活，栖身在自己的一席之地，远远离开一切的一切，如莫泊桑说的那样：“在自己的老家生、老、病、死”！”。

她沉思起来，又把头枕在枕头上。

“这是圣伯沃说的，”我纠正她。

“谁说的这都没有关系，科斯加。也许，象你常说的那样，我是个愚蠢的女人，然而，毕竟只有我一个人爱着你……我们出去散步吧！愿意吗？”

“散步？去哪儿散步？”

“在院子里走走。我穿上毡靴和你的短皮大衣……难道你这会儿想睡吗？”

半小时后，我们穿好了衣服，微笑着站在门前。

“你生我的气吗？”她挽住我的手臂，温柔地凝视着我的眼睛。这时，她的面庞非常可爱，她象村妇那样用灰色的披肩包住了头，穿着毡靴，个子也矮小了一些，全身都流露着女性的温柔。

我们从儿童室走到过厅，这里又冷又黑，象在地窖里一样。在漆黑一片中我们摸着走到了衣帽间，然后到大厅和客厅里去看了看……一推开通向大厅的门，它就吱吱地响了起来，全幢房子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在这间又大又空，漆黑一片的房间里，两扇向花园开的高大窗户象两只大眼睛瞪着我们。还有一扇窗被破旧的百叶窗遮住了。

“呵……呵……呵，”妻子站在门口喊了起来。

“不要这样，”我说，“你最好去看看，那边多美啊！”

她安静下来，不作声了。我们有点胆怯地走进房里。这座少见的漂亮花园显得很矮小，准确地说，是花园中的灌木都很矮小，长长的灌木丛横贯在宽敞的白雪覆盖的空地上。从窗子

里望去，花园的一半在阴影中，座落在离房舍很远的地方，另一半在寒冷的星光下清晰可见，星光下的白雪让人感到一种温柔的缠绵。不知从哪里钻进来的一只猫，咚的一声从窗台跳到地板上，声音又轻又软，然后就从我们脚下溜了过去，两眼闪着金晃晃的橙色的光。我浑身一颤，妻子也受了一惊，小声问我：

“要是你一个人在这儿会害怕吗？”

我们紧紧相偎，穿过大厅进了客厅，向通阳台的两扇玻璃门走去。那张大软榻至今犹在，大学生时代，夏天来乡村消暑，我就睡在这张榻上。当年，每逢夏日我们全家就在这阳台上进午餐。往事历历，犹如昨日……现在客厅里发散着霉腐和潮湿的气味，当年糊的花纸一块块剥落了，结着冰、沉重地悬挂在墙上……此情此景，使我黯然神伤，面对这美好的冬夜，真不愿意回忆这些往事。从客厅可以看见整个花园，星光下的白雪一尘不染，洁净无瑕，没有被触动过的每个雪丘、以及每株小云杉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

“没有滑雪板你会陷进雪里的。”当妻子要穿过花园去打谷场时我告诉她，“过去，冬天的时候，我常常整夜整夜在打谷场上，坐在燕麦楷垛里……可能现在兔子都会跑到阳台前来呢！”

我顺手把一块悬在门边的难看的墙纸撕下来，扔在角落里。我们通过过厅和橡木门廊，走进了这冰天雪地的世界。我坐在门前台阶上，吸着烟。妻子的毡靴在雪地上吱吱作响。她跑上一个雪丘仰面看着低低西斜在那排长长的、黑洞洞的木屋上空的月亮。庄园的看门人和从车站送我们来这里的赶爬犁的马夫就宿在这里。

“月亮啊，月亮！给你戴上灿烂的金冠，给我一个金库吧①！”她琅琅有声，象一个小姑娘一样在雪白的院子里旋舞着。

这清脆明亮的声音在雪地里传得很远很远，在这坟墓般寂静的庄园里回荡，显得非常奇异。她旋舞着，我听见她在那架房檐黑影下的雪橇前喃喃诵读：

塔琪扬娜走到宽大的院里②

身着一件胸颈袒露的衣裳

她用镜子去照月亮，③

在一片漆黑的院子里

那玉兔是如此忧伤。……

“我已经不必去问卜有没有如意郎君了！”她喘着气向阳台走来，挨着我坐下来，呼吸着寒冷的清新空气，显得兴高采烈。“你没有睡着吗？科斯加！我可以和你坐一会儿吗？亲爱的！我的千金不换的亲人！”

一条毛色土红的大狗从台阶后面钻出来，摇着毛茸茸的尾巴慢慢地走向我们，表示它的温顺和好意。妻子抱住它宽宽的、毛皮厚厚的脖子。它摇着尾巴，但它聪明的眼睛越过她的头有所疑问地四处张望，也许它自己并不知道它那种温顺的表情毕竟显得淡漠。我也抚摸着它冷冰冰的、厚厚的发亮的毛，看着那轮象人脸一样苍白的月亮，看着那一长排黑洞洞的木屋和

① 古老的民歌。

② 这是普希金的长诗《尤金·奥涅金》中的一段诗。

③ 在月亮下用镜子照东西，是俄国的一种卜术，用以显示凶吉。少女问卜是想知道能否得到如意郎君。

白雪覆盖着的明亮的院落，我在用这种想法鼓励自己：

“真是一切都失去了吗？谁知道这新的一年会给我带来什么？”

“彼得堡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？”妻子抬起头，轻轻推开了狗。“你在想什么？科斯加？”她问我，把她那冻得红红的看起来年轻了许多的脸向我挨过来，“庄户人从来不过新年，全俄罗斯早已熟睡了吧……”

可是我不想说话。天气很冷，寒气透进了衣服。敞开的大门外面是明亮的田野，田野闪着珠光，象云母石在熠熠发亮。远处，是一棵柳树，柔细的枝条上挂着白霜，就好象神话世界中的一株玻璃树。白天我在那里见到一头死牛的残骸。这时，狗突然警觉地竖起了耳朵，在珠光闪闪的雪地上，一个又小又暗的东西从柳树后面跑了出来，也许是一条狐狸；在银针落下都能清晰可辨的寂静中，雪地上传来一阵细微的、象硬壳破裂的沙沙声，许久许久，它才神秘地在空中消失。

妻子凝神听着，突然问我：

“我们就在这儿住下好吗？”

我想了一想：

“你不会寂寞吗？”

话音刚落，我们都意识到了：在这里一年也呆不下去。离开所有的人，除了白雪皑皑的田野，什么也看不见，这样能活下去吗？也许，我们可以着手整顿家业……但是在这些断壁残垣中，在这座可怜的庄园里，在这一百俄亩的土地上又有什么家业可管理、整顿呢？现在所到之处，庄园都是一派凋零景象——方圆一百俄里内，没有哪一家让人感到有些许生气！村子里早已是一片饥谨……

一夜熟睡，早晨一起床我们就收拾上路了。前后几匹马套成一串的雪橇滑过高高的雪丘，吱吱嘎嘎地停在窗前。妻子睡意朦胧地微微一笑，显得有些忧伤，她也许舍不得离开这乡间温暖的房舍……

“新年就这样来临了！”我从吱嘎作响的、蒙着霜雪的雪橇里望着单调的田野，“我们将怎样度过这新的整整三百六十五天呢？”

马颈圈上的小铃发出细碎的叮叮声，铃声啾啾，打断了我的思路。对未来的想象令人不快。我们望着灰漫漫的单调景色，在平坦的雪原上，一切都显得模模糊糊，依稀可辨的庄园越来越小，逐渐消失在寒冷的迷离烟雾之中。马夫站着吆喝满身白霜的马，看来，他对新年，对这片空旷的田野，对自己的和对我们的命运完全漠然置之。他费劲地从粗呢大衣下面的皮袄兜里掏出烟斗，不一会儿，冰冷的空气中就飘着一股平平常常的马合烟香味。香味带着令人欣喜的乡土气，勾起我的几多感触，回味着和妻子的暂时和解。现在她正挤在雪橇的角落里打瞌睡，她闭着眼睛，长长的睫毛上结着霜，变成了淡灰色。我强迫自己服从内心的愿望：让我在那毫无意义的忙碌中，在习惯了的环境里赶快把一切都忘了吧！我故意愉快地喊着：

“快点，斯杰潘，加油！我们要赶不上火车了！”

在前方的雾中，电线杆的影子朦朦胧胧地向后退去，马颈圈上的小铃发出的零丁碎语和着我杂乱的思绪，我在想象那等待着我的毫无意义的生活……

写于一九〇一年。

# 一个小小的爱情故事

1

这天傍晚我们在一个火车站上会面了。

她在等人，显得神情恍惚。

火车进了站，月台上挤满了人。空气中弥漫着雨后的清新和煤烟的气味。遇见了那么多的熟人，我们只能躬身问候，打个招呼。可是，她焦急不安地用眼睛寻找的那个人，并没有出现。

火车开动了，她站在那里，碧蓝碧蓝的眼睛睁得大大的，望着闪过月台的一节节车厢。列车的每一个窗口，每节车厢的平台，一张张面孔也向月台张望着。但她需要看见的那张面孔却没有出现。

象一堵墙似的客车车厢都过去了，末尾的守车也一掠而过，行驶在两排翠绿的树林之间的列车变得越来越小。在人已走空的月台上，一滩滩雨后积水映着蓝天，闪着淡淡的微光。

月台笼罩在阴影中，阳光被月台的顶棚遮住了，但在我们身后，那林中的别墅却沐浴着灿烂的阳光，窗户的玻璃映着一片火红的夕照，显得喜气洋洋。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了留声机播放的歌声，歌声热情奔放，但鼻

音很重，还有打木球的声音，男孩子们的喊叫声……她甚至于看都没有看我一眼，就简短地说道：“出去走吧！”于是我就陪她走了。

一出车站，夕阳耀眼，不远是一片茂密的树林。我们久久地漫步在空气凉爽的林中小路上，在泥泞的大道旁，在翠绿的栓械树、榆树，枝叶茂密的核桃树间，踏着树根，踏着人们踩出来的、有弹性的小径，天鹅绒般的核桃树叶时而擦着我们的身子。她走在前面，我从背后望着她：她提着长裙，使裙摆裹在腿上，穿一件方格上衣，长辫挽成一个沉甸甸的发髻。她动作敏捷地选择比较干燥的地面走，还时时低下头躲着树枝。

“您在想什么？”她并没有回头，问了我一句。

“在想您的皮鞋，”我说，“我想您没有穿法国式的高跟鞋。我不信任穿那种高跟鞋的女人。”

“您信任我吗？”

“信任……”

小路到了尽头，又见到了太阳。我们登上一座小丘，视野开阔，绿草如茵。她停住了脚步，转过身来。

“您真好，真可亲！”她说，“看您只管走路，一句话也没说……我对您突然有一种好感，这真意想不到。”

我克制地回答：

“谢谢。人在痛苦的时候，总是这样的。”

她的眼睛睁大了。

“痛苦的时候？什么痛苦？”

“我知道您在等一个人，但没等到。我还知道，您现在会建议我快点走，赶上您。”

“您猜对啦，愿意吗？”

我走到她的面前，握住她的两手，轻轻地拉她，想把她拉到自己的怀里。她连忙躲开了。

“不要这样，”她喃喃地说，“不要，看上帝的份上……”

接着，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敏捷地把手抽回去，提起她的裙子，下了小丘，向一片草地跑去。到了草地上，她在树荫前站住了，夕阳照在她的身上。当我向她走近时，她又跳过一条水沟，向一片低洼地跑去。我跟在她后面，也跳过了水沟，——这时，突然传出一阵轻微的、急遽的、听起来干巴巴的唰唰声，小山左边，仿佛象升起一团烟雾似的，横空挂起一条淡淡的彩虹。

“下雨了！”她高声喊了起来，冒着倾盆大雨飞快地在草地上跑起来。草地的另一半，仍然一片阳光，透过玻璃般的、在夕阳下金光闪闪的雨帘，那片草地仿佛在颤动，看上去金碧辉煌。这场少见的大雨来得十分急促，雨势滂沱。碧空中翻滚着一朵乌云，好似腾起的一股浓烟，雨就象一根根长针似的从那里落下……以后雨点稀疏了，小山边的彩虹也渐渐暗淡下来，雨停了。

她跑到一个草垛前，跌进我的怀里，大笑起来。她的胸在急骤地起伏，头发上的水珠闪闪发亮。

“您摸摸我的心跳得多快！”一面说，她一面抓住我的手。

我把她抱在怀里，俯首去吻她那半张着的双唇。她没有反抗。

以后，她把我轻轻地推开，涨得绯红的脸转了过去。她拾起一根干草茎，咬着，亮晶晶的双眸眺望着远方。

“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”她说，“好吗？”

“好！”我回答她说。

她久久地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我。

“也许，您也有点爱我吧？和您在一起我觉得很舒畅，很好，很幸福！请您不要嫉妒那个人……真的，我等的那个人跟我们一点关系也没有……是的，他已经是我的未婚夫，我很快就要成为艾里·马蒙纳伯爵夫人了……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……也许因为我怕他……”

她把两手伸给我，要我拉她站起来。我先吻了她的一只手，又吻了另一只。

“现在我们走吧！”她说。

“上哪儿去？”

“就在草地上走走……”

我把她拉了起来，她羞怯地淡淡一笑，然后用女性特有的迷人的动作整理好头发，深深地吸了一口草地上芳香的空气……这时，树林中到处是布谷鸟低沉的叫声，雨后，这声音传得更远，显得更亮。辽远的天际，飘着片片云彩，烟雾似的云朵镶上了金红色的边，这些云朵正在消散……

归途中，我们迷了路。然而她很快就辨出我们走到了什么地方，她很有把握地把我带出了迷途。

她终于迁就了我的要求，简短地、心情不安地、隐隐约约地讲述了她的经历。讲完以后，她久久地沉默地走着。

北国的黄昏开始降临在这片树林之中。方圆数十俄里的树林沉默着，看上去阴森森的，整个林区正忧郁而寂静地等待着夜的来临；那半明不暗的时隐时现的光已经消失，好象是入睡了；沼泽地中的一湾浅浅的湖水，在树林的隙缝间还闪着微弱的白光。我们在湖岸上寻找着路。湖水也显得昏暗凄凉，和在